

中國民俗學集刊

2014年第2期

主编／赵宗福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Collected Papers
of Chinese Folklore

昆仑文化研究专号（下）

中國民俗學集刊

昆仑文化研究专号（下）

2014年第2期

主编／赵宗福



SSAP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俗学集刊. 2014 年. 第 2 期 / 赵宗福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6
ISBN 978 - 7 - 5097 - 7407 - 6

I. ①中… II. ①赵… III. ①民俗学 - 中国 - 丛刊
IV. ①K892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82449 号

中国民俗学集刊 (2014 年第 2 期)

主 编 / 赵宗福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任文武

责 任 编 辑 / 贾宏宾 王凤兰 王 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皮书出版分社 (010) 59367127

地 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 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 者 服 务 中 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1.75 字 数：147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407 - 6

定 价 / 4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民俗学集刊

主 办 青海省民俗学会

学术顾问（按姓氏笔画排序）

乌丙安 中国民俗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辽宁大学教授

王秋桂 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民俗曲艺》杂志执行主编

刘魁立 中国民俗学会名誉会长、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教授

朱世奎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民俗学家

郝苏民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专家、西北民族大学教授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霄冰 德国民俗学家、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

叶 涛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

李 松 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

刘铁梁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苏独玉 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
陈益源 台湾成功大学国文系主任、教授
赵世喻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宗福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青海省民俗学会会长，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院长、教授
林继富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罗成晚 韩国比较民俗学会会长、木浦大学教授
高莉芬 台湾政治大学教务长、国文系教授
菅 丰 日本民俗学会会长、东京大学教授
董晓萍 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朝戈金 中国民俗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喇海青 青海省民俗学会副会长、青海天地人缘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简 涛 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柏林自由大学孔子学院教授

主 编 赵宗福

副 主 编 马成俊 米海萍

编 辑 部 主任 霍 福

编 辑 马成俊 米海萍 文忠祥 唐仲山
鄂崇荣 蒲生华 刘永红 李言统
贺喜焱 胡 芳

本期执行编辑 霍 福

中國民俗學集刊 · 2014年第2期

昆仑文化研究专号（下）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

民俗文化研究

瑶池与瑶池宴：《穆天子传》中瑶池西王母叙事

象征考察 高莉芬 / 3

穆天子西巡的地缘文化意义 米海萍 / 39

西王母的五行属性与唐诗的月宫想象 施爱东 / 60

福建闾山教科仪本中的“王姥”与“西娘娘”的

关系 唐蕙韵 / 84

从瑶姬到巫山神女 王丹 / 102

后神话时期的西王母信仰

——以民间宝卷为中心 刘永红 / 116

田野报告

乡村社会中的西王母信仰

——以民和县隆治乡桥头村西王母庙会为个案 李言统 / 141

序跋

“西北民俗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赵宗福 / 171
《中国民俗学集刊》征稿启事	/ 180

民俗文化研究

瑶池与瑶池宴：《穆天子传》中 瑶池西王母叙事象征考察^{*}

高莉芬^{**}

摘要：在先秦战国时代的文献中，西王母常与“山岳”联结，但其所居之山，并未限定在昆仑山，西王母也只是《山海经》中众多神灵之一。大约在汉代以后，西王母才专处于昆仑山。昆仑，承载着丰富多重的象征意涵，日益受到重视，与西王母之间的联结也日益紧密。除了昆仑与西王母有重要的联结外，另一个与西王母关系密切的地理空间，即是“瑶池”。“瑶池”与“西王母”之紧密联结，在现存传世文献中最初见于《穆天子传》里，明确载有“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的相关叙事。值得注意的是，在《穆天子传》里，“瑶池”上的“西王母”，截然不同于《山海经》中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形象，而是与周穆王宴饮对歌的“帝女”。“昆仑”西王母与“瑶池”西王母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系统。与西王母有关的“昆仑”，一直为学者关注考察的重点。但在《穆天子传》《列子》等文献中西王母与周穆王会面行觞之地——“瑶池”，却较少为学界所探究。本文即以《穆天子传》中穆天子于瑶池会见西王母的叙事为主，考察瑶池地理与瑶池宴相关叙事与所具有的空间象征与仪式功能，辨析瑶池宴的原始意象，以见神话传说与宗教叙事的发展与衍变。

关键词：西王母 神话 《穆天子传》 瑶池 昆仑 女神

* 本文原为会议宣读稿，参见高莉芬《会见西王母：〈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与瑶池宴》，台湾东华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年刊》，2009年第2期增刊，第135~156页。本文在此基础上重新增补扩写而成。

** 高莉芬，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上古思想、中国古代民俗、中国古典诗歌、汉语语法与修辞学、神话学、人类学。

一 前言：昆仑西王母与瑶池西王母

在中国神话史上，“昆仑”是重要的神圣空间。学者顾颉刚^①、王孝廉^②及日本学者小川环树^③、小南一郎^④等人的研究中，皆以“昆仑”与“蓬莱”为远古的两大仙乡。此两大神话空间，历经秦汉方士的传播渲染以及六朝道教信仰的发展，逐渐成为学仙修真者所追逐的理想胜境，被纳入道教所建构的仙真府洞的宗教舆图^⑤。“昆仑”在《山海经》的记载中较为详尽，明显具有“世界中心”的宇宙山（The Cosmic Mountain）性质，在中国古代地理学与神话学研究中，其所曾引发的真实地理或想象地理的争辩，近年来又随着西王母研究的兴盛而受到关注。在《山海经》的记载中，西王母所居处的空间地形地貌，多为山岳，分别有玉山、蛇巫之山、龟山、王母之山、昆仑之丘等名，分别见于《西山经》《海内北经》和《大荒西经》。《山海经》中之西王母不但居于山，又有山岳直接以“王母之山”而命名，其中又有“沃之国”“沃民”，而“沃之野”更是一处充满金玉宝藏、植物鸟兽的乐园。因此有学者研究指出，西王母具有“山神”的性格，其原相为昆仑山神^⑥。在先秦战国时代的文献中，王母虽常与“山岳”联结，但其所居之山，并未限定在昆

①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31~57页。

② 王孝廉：《中国的神话世界》，作家出版社，1991，第68~89页。

③ [日] 小川环树 (Ogawa Tamaki)：《中国魏晋以后（三世纪以降）的仙乡故事》，张桐生译，收入《中国古典小说论集》，(台北) 幼狮文化公司，1977，第85~95页。

④ [日] 小南一郎 (Kominami Ichiro)：《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中华书局译，2006，第63~84页。

⑤ 高莉芬：《蓬莱神话：神山、海洋与洲岛的神圣叙事》，(台北) 里仁书局，2008，第11~14页。

⑥ 刘锡诚：《神话昆仑与西王母原相》，《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

仑山，西王母也只是《山海经》中西方众多神灵之一。大约在汉代以后，西王母才专处于昆仑山。昆仑，承载着丰富多重的象征意涵，日益受到重视，与西王母之间的联结也日益紧密。

除了昆仑与西王母有重要的联结外^①，另一个与西王母关系密切的地理空间，即是“瑶池”。但“瑶池”未见于《山海经》的记载中；亦无与“西王母”有关的叙事。而“瑶池”据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引《禹本纪》所言，“瑶池”乃在“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的“昆仑之上”：

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②

瑶池位在“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的“昆仑”之上同属昆仑神山系统，其地又有醴泉更增添其作为原始乐园的空间意涵。但《史记·大宛列传》并未载有“瑶池”会见“西王母”的相关记载。“瑶池”与“西王母”之重要联结，在现存文献中最初见于《穆天子传》，明确载有“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的相关叙事^③。值得注意的是，在《穆天子传》里，“瑶池”上的“西王母”，截然不同于《山海经》中处于“玉山”或“昆仑之丘”上“蓬发、戴胜、虎齿、豹尾、穴处”、“司天之厉及五残”半人半兽的西王母形象^④，而是与周穆王

^① 凌纯声：《昆仑丘与西王母》，《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1966年第22期。

^② [日]泷川龟太郎等：《史记会注考证》，(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卷123，第1315页。

^③ (晋)郭璞注，洪颐煊校《穆天子传》，收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荟要》第1200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65，卷3，第15~16页。

^④ 西王母的形象，在司马相如《大人赋》中，是“低徊阴山翔以纡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靉然白首，戴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见(清)严可均校辑《全汉文》卷21，收入《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95。

宴饮对歌的“帝女”^①。“昆仑”西王母与“瑶池”西王母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系统。

在《穆天子传》中，“瑶池”此一地理空间，是西王母与周穆王的宴饮之地，是东方人间帝王与西方“帝女”西王母的宴会圣所。它承载着丰富多重的象征意涵，日益受到重视，与西王母之间的联结也日益紧密。到六朝以后，随着西王母的道教神祇化演变，以及道教仙宫洞府宗教舆图的建构传播，“瑶池”成为标志着西王母形象的重要空间符号之一。从“昆仑西王母”到“瑶池西王母”，乃至“瑶池金母”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不同，也是西王母形象发展与神格演变的重要转折。

但“瑶池”究竟是什么样的地理空间？是何种地貌地景？是“山”、是“池”，还是“湖”？是在新疆天山博格达峰山的天池，还是在青海青藏高原上的孟达天池？而依《史记·大宛列传》之记载，“瑶池”与“昆仑”间又有密切的关系。瑶池是在“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的“昆仑山”之上，还是在昆仑山之周？还是“瑶池”根本就是“昆仑”的古地名？这个西王母与周穆王的宴饮之地，究竟是真实地理，还是浪漫的想象神话地理？历来中外的地理学者、历史学家、旅行家在进行西域探寻昆仑的路线中，“瑶池”也成为探查的重点。学者或是稽考文献，或是实地勘查，更有甚者，编绘地图，标明方位^②。但对于瑶池的探求，正如寻访昆仑一般，学界仍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

道教信仰中，“金母”即“西王母”，在现今台湾的西王母信仰

^① 本文采用（晋）郭璞注，（清）洪颐煊校本。顾实曾指出：“近世穆传校本，以洪氏此校为第一。”收入顾实编《穆天子传西征讲疏》，商务印书馆，1933，第24页。

^② 卫挺生：《穆天子传今考》，台北“中华学术院”，1970，“第三编”。卫挺生于书中考证穆天子西征时间，并搜罗方志，编修地图，共计有76幅，以论证《穆天子传》中的地名为真实地理。

中，西王母又有“西王金母”之称，其圣号多冠以“瑶池”之名，如有“瑶池金母大天尊”“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无极瑶池大圣西王金母大天尊”“无极瑶池西华至妙西王金母大天尊”“无极瑶池金母大慈尊”“瑶池金母传经救世大天尊”等圣号^①，“瑶池”无疑已圣化为神圣的符号；在道教经传叙事中，“瑶池宴”更成为会仙情节的重要形式。在道教信仰中“瑶池”，实是除了“昆仑”“墉城”“龟山”以外，西王母的另一重要空间符号表征。与西王母有关的“昆仑”，一直为学者关注考察的重点。但在《穆天子传》《列子》等文献中西王母与周穆王会面行觞之地——瑶池，却较少为学界所探究。本文即以《穆天子传》中穆天子于瑶池会见西王母的叙事为主，考察瑶池地理与瑶池宴相关叙事和所具有的空间象征与仪式功能，辨析瑶池宴的原始意象，以见神话传说与宗教叙事的发展与演变。

二 真实或想象：《穆天子传》与 瑶池地理之性质考察

穆天子西征于“瑶池”会见西王母之叙事文本，在现存文献中最初见于《穆天子传》。今存《穆天子传》有六卷，又名《周王游行记》或《周穆王传》。此书为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一说晋咸宁五年（公元279年），在汲郡（今河南卫辉市）魏襄王墓中出土的先秦竹简古籍，世称《汲冢书》。《晋书·束晳传》云：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

^① 林国雄校阅，廖静宽编辑《西王金母圣略之研究》，（台湾）竹山慈惠堂，1987，第3页。

得竹书数十车……《穆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①

《汲冢书》于晋代出土后，由和峤、束晳等人奉诏撰次编校，写成定本。晋人郭璞亦曾为《穆天子传》作注。此书自出土以后，其史料文献性质颇有争议，《隋书·经籍志》云：

《穆天子传》，体制与今起居正同，盖周时内史所记王命之副也。^②

但在历代著录中《穆天子传》由起居注而传记，而杂史，到清修《四库全书》时以其列入“小说”类中。清代以来，对于《穆天子传》的文献性质又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学者从地理、历史、民族、交通等视角重新检视《穆天子传》，论证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并指出其中保存了西周史料，反映了先秦中西交通及沿途部族分布的史迹。在此前提下，学者甚至编排历谱、绘制周穆王西征与东归的地图。而“西王母之邦”与“瑶池”自然被印证为真实地理，学者纷纷展开周王西征之路的考察，以及西王母与瑶池今地考的研究，但瑶池仍是若隐若现在西部高山峻岭中^③。历来对于“瑶池”真实地理的考察众说纷纭，相关说法可列表如下。

① (唐)房玄龄等撰《新校本晋书并附编六种》，(台北)鼎文书局，1976，卷51，第1432~1433页。

② (唐)魏征等撰《隋书》卷33，(台北)鼎文书局，1975，第966页。

③ 李崇新：《〈穆天子传〉西行路线研究》，《西北史地》1995年第2期，第41~52页。
戴良佐：《〈穆天子传〉中的瑶池今地考》，《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表1 《穆天子传》中西王母与瑶池的地理位置考察

	现今位置	西王母地理	瑶池地理	提出者
1	波斯	西王母为极西古国，盖西膜转音为西母，缓读之则中有助音。古人以中土字音移写之则为西王母。犹今塞米种或书塞尔迷亚也，唇喙发音。随地土而改称名稍殊，故拟之音亦异。今波斯附近，在西周时为阿西利亚国所宅，此之西王母殆古亚西利亚与（后之安息国即阿西之转音）瑶池、弇山、温山、潯水均在其地	瑶池、弇山、温山、潈水均在其地	刘师培 ^①
2	亚西里亚 (Assyria)	西王母为西方大国，其国上古时名加勒底，炎黄时名巴比伦，至于商周时名亚西里亚……中国与西王母邦，交通最久。穆王之往见，并非创举，放葱岭以西诸国史，西历公元二千三百年来足以当西王母邦称号者，最先惟加勒底，一名加尔特亚，与黄帝同时。继之为巴比伦，与尧舜同时。又继之者为亚西里，与穆王同时。此三国者，皆兴盛于底格力士、幼发拉底两河之间，为古代西亚各国之领袖，中国人种，即由其地迁徙而来	瑶池当在其都内	丁谦 ^②
3	西宛	今西王母，殆亦为西宛之缓音，显于汉代之大宛，想与西宛为同一民族，而比西宛更迁于远方者？……而所谓“王母”不过为普通名词……非女之主权者之意义		小川琢治 ^③
4	甘肃泾川		回中山（又名宫山），山上有王母宫，瑶池在焉，相传为周穆王游幸处	高良佐 ^④
5	新疆哈密	其实本书作者自己说，从宗周（洛阳）到阳纡（河套）三千四百里，从阳纡到西北的终点才七千里，算起来至多只有到新疆哈密那么远！		顾颉刚 ^⑤
6	布伦托海		瑶池都督府，处庭州莫贺城（注：莫贺城当在庭州之北，与耶罗斯相近，疑即布伦托海，故有瑶池之目。）	陶葆廉 ^⑥

续表

现今位置	西王母地理	瑶池地理	提出者
7 乌拉岭东	其去事实不远者唯沈曾植《穆天子传后书》云：“卷四末里西土之数，与《汉书·西域传》、《魏书·西域传》大略相符。所谓自宗周至西北大旷原万四千里，以今里法减折算之，大旷原盖今里海、咸海之间大沙漠，东迤北至乌拉岭东吉里吉斯高原也。”		岑仲勉 ^⑦
8 新疆	西王母之邦……在大夏之都也〔按：即建国于巴克地利雅(Bactria)的伊兰民族，中国称之为“大夏”〕	关于“瑶池”，考缚喝近郊有泽陂而无大池。然瑶池之宴，原不云在大池上。半亩一亩三亩五亩之池皆池也，皆可能为穆王觞西王母处也。缚汎河中游，既多陂池，大夏之都城内，及其近郊又多河流，随在可造成一风景水池也。……故瑶池亦可能为昔有而今无之人造池	卫挺生 ^⑧
9 塔什库尔干	西王母之邦即汉之乌托、唐之竭盘陀、玻士来麻斯之喀西王国地也		黄文弼 ^⑨
10 古代印度	西王母古国的地理位置，在唐代前后的中国史料中已经非常明确，当时指印度半岛诸国为“昆仑”，“昆仑”是古代印度	“玉山”“瑶池”是昆仑山地区的古地名，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库尔班·外力 ^⑩
11 酒泉(肃州)	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体，周穆王见西王母即谓此山。” 《肃州志》卷五：“州城西南二百五十里，有雪山，名曰昆仑山，周穆王朝西王母之处。”		钱伯泉 ^⑪
12 昆仑山		(1)《山海经·西山经》记载：“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穆天子传》：“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王逸《离骚》里注“望瑶台之偃蹇兮”为“石次玉曰瑶”，故作者认为瑶池、瑶台和群玉之山实际指同一个地方 (2)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指出瑶池在昆仑之上	刘维钩 ^⑫